



2006年8月,四川省检察院公布了查处国土、教育、医疗卫生和监狱等系统职务犯罪的“四大战役”战果,共有398人被查处,其中包括原省监狱管理局局长李文华在内的监狱系统职务犯罪48人。李文华的落马与轰动一时的马建国向川西监狱数名狱警和领导行贿案有关,与此同时,四川省司法厅厅长被撤职。

2006年9月7日,四川省德阳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了马建国狱中行贿案(见左图),结束了马建国所带来的“监狱疯狂”。事实上,马建国狱中行贿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只是中国监狱存在问题的一个缩影。类似的情况在全国的监狱、看守所里已渐成“遍地开花”之势。

周正毅狱中享多种特权

环监狱腐败已在全国成“遍地开花”之势

【案例】

送出钱物31万 坐牢就像度假

2004年6月,成都市中级法院以挪用公款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一审判处曾担任过成都市金牛区国土局局长、主管国土工作的副区长职务的马建国有期徒刑15年,同年8月马被送交川西监狱服刑,次年11月转入川东监狱服刑。

2004年8月至2005年11月在川西监狱服刑期间,马建国先后向时任川西监狱长的巫邦志、刑罚执行科科长向瑞忠、一分监区区长刘波、一分监区教导员罗雅林等狱警行贿人民币298058元、乌木观音两尊(价值人民币8000元)、香烟25条(价值人民币9500元),共计价值人民币315558元。

当然,马建国的钱物并非白送,川西监狱的警察们随即为其提供种种违背监规的帮助和方便条件。服刑期间,马不穿囚衣,不吃囚饭,可以在狱中使用移动通讯工具处理自己外面公司的事务。他除了可以自由驾乘宝马轿车出行,甚至经常由监狱警车带到宾馆酒楼消费,可以回家过夜,外出与亲友会见,可以在监舍存放现金和香烟,“犹如度假”。一名监狱警察向检察机关证实,有一天晚上,领导安排他将马建国带出,马在宾馆吃饭后,向监狱领导打电话请假回家,领导同意后,“押送”马的警察被安排住入成都市某俱乐部,马自己回家睡觉。多家公司的老总或职员还证实,在马服刑期间,他们还陪马在成都多家酒楼吃饭,有时还有监狱警察陪同。

由于马建国行贿证据确凿充分,四川省检察机关对其再次提起公诉,认为应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且是在服刑期间又重犯新罪,依法应从重处罚。而马建国的辩护律师则认为监狱给予的各种自由,“是人性化使然”。

2006年9月7日法庭调查结束后,四川省德阳市中级法院宣布择日再审理此案。四川当地媒体报道称:“贪官服刑犹如度假,究竟是谁的耻辱?”

【现象】

环监狱腐败已成产业链

中国监狱里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由来有之,但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些情况显然有了新的版本。

199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监狱副监狱长胡耀光等数十名干警、河池中级法院刑二庭庭长韦哲文等人集体受贿,在办理罪犯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中进行“一条龙服务”,共有60余名服刑犯人获违法减刑、假释或保外就医,此案涉及犯罪金额达300万元。

2005年10月,山西临汾监狱政委王勇民收受巨额贿赂,为根本没病的10余名罪犯办理保外就医,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今年5月,宁夏监狱管理局副局长熊斌等人受贿,违规为大毒枭周彦吉办理请假外出就医,导致周犯脱逃

又实施了特大贩毒案件。

2006年8月18日上午,上海提篮桥监狱党委书记于旭光和监狱长刘金宝宣布,二监区教导员(副处级)俞金宝因“严重违反党纪,严重违反党的工作纪律,被有关部门双规”。而俞金宝曾是周正毅服刑期间“一对一帮教”的管教干部。

前上海农凯集团负责人,“上海首富”周正毅服刑期自2003年5月26日被刑事拘留算起,至2006年5月26日出狱。有媒体报道证实,周正毅在押期间,基本不参加劳动,也不待在监室,而是自由出入监狱二监区教导员俞金宝办公室,打电话,看电视,享受空调和沙发,享受多种特权。有上海监狱警官表示,对周正毅的这些特殊待遇,不是俞金

宝这样的管教干部可提供的,监狱长都没这个权力。

辽宁省社科院研究腐败问题的专家侯小丰认为:环绕监狱已生成一条成熟的“环监狱产业链”,除了“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以监所为支点的腐败系“当局”起了主导作用,其有一显一隐两条线,显线涵盖衣、食、住、行、乐等硬需求,隐线涵盖心理、权欲、名誉等软诉求。

四川一名检察官则对记者说,收监罪犯与社会普通公民相比,权利与义务具有不对等性,其权利受到局限,既是法律的要求,也符合广大群众的普遍愿望,监狱不能在追求人性化管理的名义下,悄悄滑向了罪犯的同情,“监所腐败是对社会正义的釜底抽薪”。

【监管】

执法不严形成监督真空

中国共有700多所监狱,但半数地处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司法部计划在2010年之前将这些监狱迁移到中心城市、交通干线附近,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为此投入了44.6亿元。

四川省一名律师对记者表示,从司法机关已经查处的案件可以看出,目前监管场所已经成为司法腐败的一个高发区,一些监狱民警索贿受贿、徇私舞弊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问题十分突出。

中国检察机关对监狱、看守所、劳教所的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检察机关在内部均设有专门的监所检察部门。实践中,检察机关一般都会在监狱派驻检察室,由专职检察官对监狱进行监督。但是四川省检察机关曾表示:四川省目前有41座监狱,常年押犯10余万人,由于监狱普遍地处偏远,对监管场所的职务

犯罪查处一直不太有力。

四川省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认为,事实上目前中国监狱的管理、监督方面的规定和程序已经很多,问题在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再加上“一把手意志”,往往形成了监督真空。

这名检察官说:“按照规定,监狱应该将服刑人员的每一次特殊活动向检察院驻监检查所通报、汇报,但是监狱领导没有这样做,一是嫌麻烦,二是担心。因为马建国之流属于‘有钱有势’的服刑人员,监狱领导唯恐监督机关注意、怀疑自己。”

四川省一名司法官员也向记者指出,由于以前中国监狱管理工作总是以“特殊”、“神秘”自居,公开度不够,使外界很难知道其许多法律程序究竟是不是合法完成的,包括新闻媒体对监狱的报道也会受到许多限制,所以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他说:“长期处于特殊、封闭工作生活

环境的监狱警察们也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关心。”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莫丹谊很担心这样会形成司法部门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同时司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也很容易拥有犯罪信息的控制特权,并且在关键时候为自己所用,“这也是一种司法权力的腐败”。

莫丹谊认为,目前中国部分司法人员的工作门槛太低,不少个人无论素质还是状态都还有很大差距,最为突出的是严重缺乏职业或个人的荣誉感。他说:“既然金钱和利益变得比荣誉还重要了,那么就不能指望司法工作者能够靠自律来解决腐败问题,但是要想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就现实情况来看,中国需要走的路还很远。”

尹鸿伟(《南风窗》)

本科生加盟“足疗城”

曾习少林内功太极拳

十年寒窗,毕业后找份体面、收入又高的工作。在很多人眼里,这才是大学生应有的人生轨迹。然而,湖北中医学院的42名医学学士最终选择了将“足疗”作为开启人生事业大门的钥匙。6日,记者走进“省中医院康复医疗部”,除了体会到大学生们身上那种健康的心态外,也感受到了中医脚底按摩的博大精深。



医师为顾客做足疗前准备

初建:

本科足疗城去年底组建

10月6日下午,凤凰山,湖北中医院康复医疗部。

硕士生导师赵焰正忙得不可开交。赵焰身挑三职:湖北中医学院副教授、中医院副主任医师,也是这个康复医疗部的“教头”。他说,这个全部由中医学针灸推拿专业毕业的医师、学生组成的“本科生足疗城”,在全国还是第一家,去年12月18日才组建。

“当时在中医学院校园招聘时,报名的人实在太多,最后选定了42名优秀毕业生,加上中医院本身的13名针灸、推拿医师的班底,最终形成了今天这个规模。”

经过反复论证后,中医院投资300万元打造了有着1800平方米场地的康复医疗部,服务项目涵盖了洗浴、足疗、保健推拿和药膳等,收费则完全按照《武汉市医疗服务价格》执行。

足疗也属于医疗服务价格体系中的一环?记者查阅了《武汉市医疗服务价格》这一汇编文件后发现,推拿、针灸、足疗(专业名称为“足底反射治疗”)等都有各个级别的收费细则,足疗则分为一、二、三级,收费标准依次为每分钟23元、26元和30元。

“这个价格和外面的要高,毕竟我们这里的价值比要高得多。”赵焰说:“最起码,我们做足疗药包是由医学院的博导配的秘方,疗效非一般足疗城可比。”

功底:

本科生要强化培训3个月

“从事这一行业,如果没有足够的功底,根本就难以胜任。”1989年就开始这一领域研究的赵焰说:“人体的穴位是最敏感的,绝不是揉揉捏捏、推推按按那么简单,需要掌握相应的中医学知识才行。”

21岁的李艳(化名)是这个“本科生足疗城”的一名员工。她告诉记者,事实上,“正宗足疗可是一门大学问”。她本科阶段学的是针灸、推拿(足疗是推拿的一部分)。在5年大学生涯里,她就曾学过少林内功、太极拳、易筋经、八段锦、五禽戏,这是教学要求,“主要是培养人的一种‘气’,以及对穴位的敏感度”。

但应聘到了这里后,康复部又严格要求重新学习3个月。“每天从早上8点半,学习到晚上10点,非常辛苦”。但她觉得非常必要也很值得,“这个领域博大精深。我们做医生的,不能出一点错,那关系到患者的生命。”

中医院康复医疗部的针灸、推拿能不能对外收“弟子”呢?赵焰明确地告诉记者

者:“我们这里拒绝对外进行培训,科班出身与非科班出身确实有着本质的不同,主要不同点在于非科班出身的,匮乏中医理论知识。”

观念:

趁年轻多学点东西

当记者体验一下足疗的时候,发现两名大学生的就业观念确有不同。

在这个古色古香的足疗城,记者找到了两名服务员——一名自称是王医生、一名自称是郭医生。她们都毕业于湖北中医学院针灸、推拿专业。她们表示:“这个地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毕竟湖北中医学院的针灸、推拿专业在全国都比较好”。虽然她们每个月基本上只有4至6天的休息时间,但她们不想获得“职业外的成果”。

“现在不想赚钱,只想提高,”王医生的志向是,将来能从事妇科、儿科等全科,“我还年轻,可以学一些技术。”她说,在外面临床机会虽然很多,但却没有学到基本功。

郭医生的理想是将来“有机会能够出国,因为在外国,中医很受欢迎,我的希望则是让中医传遍国内外”。

湖北电视台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数字表明,大学生从事足疗这一行当,表明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他们已不再寄希望于“好职业,高待遇”的水平。

经营:

满足的是养生、保健需求

从去年12月份到如今,这家“康复医疗部”的经营情况如何呢?

记者从王医生、郭医生的口中了解到,她们目前的月工资收入水平在1000至2000元之间,这个待遇她们能满足吗?“我们还很年轻,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没必要太在乎收入水平”。

“掌门”赵焰表示:“在我们这里从事这一职业的,必须有良好的职业素养。也许,他们今后有着更大的发展,但这里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和锻炼机会。”

他坦言,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这里每天虽然只有100多人的流量,但对她们来说,“非常满意了,因为来的客人基本上都是白领和白领,他们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养生和保健。我们的顾客也就锁定在这一层次”。

赵焰说,他最终的希望是能有“合作机构参与,毕竟中医是我们的国粹,为了民族的健康,必须推广国粹,最起码可以减少对国人健康上的伤害”,如果能发展成连锁店,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了”。 《楚天金报》供稿



马建国被拍卖的别墅(资料图)